

YR

语/言/与/认/知/译/丛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具身心智： 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

◎ [智]F. 瓦雷拉 [加]E. 汤普森 [美]E. 罗施 著
李恒威 李恒熙 王球 于霞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Y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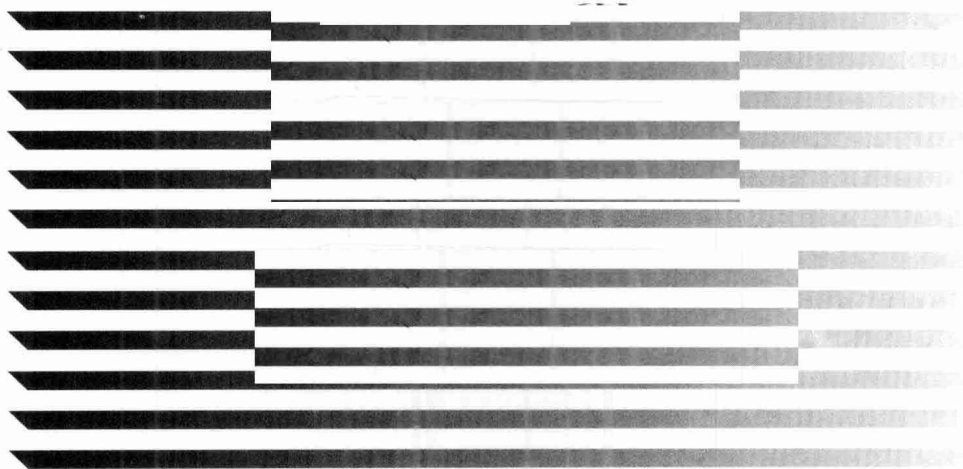
语/言/与/认/知/译/丛

黄华新 盛晓明 主编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具身心智： 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

◎ [智]F. 瓦雷拉 [加]E. 汤普森 [美]E. 罗施 著
李恒威 李恒熙 王球 于霞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 / (智)瓦雷拉,
(加)汤普森, (美)罗施著;李恒威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7

(语言与认知译丛)

书名原文: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ISBN 978-7-308-07265-6

I. ①具… II. ①瓦… ②汤… ③罗… ④李… III.
①认知科学—研究②经验—研究 IV. ①B842. 1②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0304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08—78 号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The Embodied Mind

By F. Varela, E. Thompson, E. Rosch

Copyright © 199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ll Rights Reserved

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智]F. 瓦雷拉 [加]E. 汤普森 [美]E. 罗施 著

李恒威 李恒熙 王球 于霞 译

策 划 曾建林

责任编辑 田 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58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265-6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语言与认知译丛”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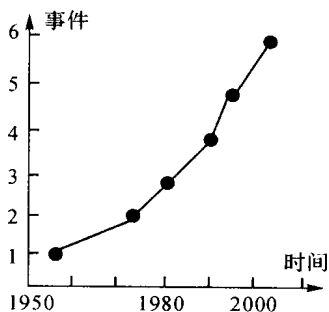
人类的心智(mind)和行为也许是宇宙间最顶端、最复杂也是最奇异的现象了,但人类只有通过自身的心智和行为才能认识和理解自己。无怪乎美国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达玛西奥(A. Damasio)在研究意识时发出这样的感叹:“还有什么比知道如何知道更困难的事情呢?正因为我们有意识,才使我们能够,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对意识提出疑问,还有什么比认识到这一点更让人惊异和迷乱的呢?”“知道如何知道”——这正是认知科学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是促使其从哲学认识论中萌芽并最终在当代的哲学—科学研究中枝繁叶茂的根本动力。

认知研究已成为当前世界大国国家科技战略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一个日益普遍的看法是:对心智的科学认识将在人类认识自身、科学技术、医学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安全、人类幸福和生活品质的提高等人类和国家利益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世界众多一流大学或相应机构都在这个领域进行着你追我赶的研究,力图率先取得原创性的成果;加强和促进认知科学的发展同样符合我国的国家科技战略目标。《国家中长期(2006—2020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将“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列为8个基础前沿研究领域之一,而且加快了对认知科学的资助和研究机构的规划部署。自“985工程”一期和二期实施以来,相继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以认知研究为重点的研究机构。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CSLC)就是“985工程”二期面向认知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兼容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一。

认知科学有“一个长的过去,但只有一个相对短的历史”。也许正因为其历史短暂,其发展态势就显得尤为迅捷。自20世纪50年代“认知革命”发

生以来, 认知科学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图中列出的一些重要的学术事件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面对这种情势, CSLC 自项目启动伊始就怀有强烈的紧迫感。然而另一方面, 当前认知科学的研究局面斑驳

1. “认知革命”(1956)
2. “认知科学期刊”(1977)
Sloan 报告(1978)
认知科学协会(1979)
3.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
(20 世纪 80 年代)
4. 脑十年(1990—1999)
5. NBIC 和人类认知组计划
(2000)
6. “心智十年”倡议(2007)



加速发展的认知科学

陆离, 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学科在其发展中都不曾有过的。至今认知科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学科边界, 还处在统一范式形成的前夜: 研究的基本观念、维度、问题域和方法都复杂多样。为了在这个驳杂的局面中明确定位, 形成特色, 我们认为必须对当前认知研究的格局和趋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而根据自己的优势, 在权衡慎思后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开展深度研究, 为推动认知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尽自己的职责。基于这个考量, CSLC 决定选译一些认知研究著作, 作为系列丛书连续出版。对选译的著作, CSLC 的设想非常简明: (1) 根据 CSLC 文理兼容、偏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特色, 选译著作应有很强的思想性; (2) 这些著作的思想观念不求经典, 但却是开拓新研究方向, 融合新研究方法的创始之作。此动议萌生之时, CSLC 就开始着手选题和组织翻译, 历时两年余, “语言与认知译丛”首批作品开始陆续奉献于读者面前。译事辛苦, 尽管各书译者都勤勤恳恳, 几易其稿, 但不足乃至错讹之处可能仍难避免, 诚恳期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在此成书之际, CSLC 尤其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真情投入和热情支持。

CSLC“语言与认知译丛”主编

黄华新 盛晓明

2008 年 9 月

译者序：当代意识研究中的东西方对话

意识占据了人类心理生活的核心地位。意识的本性，一直以来是人类思想——不论是宗教、哲学还是科学——所面临的最艰深议题。随着认知科学或心智科学(mind science)的兴起,科学已经无法再回避曾一度被其视为禁忌的意识现象。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意识研究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各种进路(诸如认知心理学、哲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超个人心理学等)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对意识本性的理解取得了极为深远的进步,然而意识现象的独特性仍然为人类理智和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如“难问题”(hard problem)——一个传统心一身问题的现代版本、意识起源、意识结构、自我与自我感、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方法论等问题。这些难题犹如飘在 19 世纪末物理学上空的“乌云”一样飘在当代意识的哲学—科学研究的上空。

危机也是契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曾预言,“佛教西渐”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已逝的神经生物学家、意识研究东西方对话的开拓者之一的瓦雷拉(F. Varela)甚至有言:“亚洲哲学,尤其是佛学西渐,乃是西方文化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其对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堪比欧洲文艺复兴时希腊思想的再发现。”^①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佛教在欧美社会各阶层有了广泛的传播,这为意识研究的的东西方对话奠定了丰厚的土壤,以至于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为了弄明白意识和心智的本性而转向东方“心学”传统,他们开始自觉地在东方传统中寻找资源和灵感,希望这种对话能为当今意识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作为另一套高度发

* 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 8 月 10 日,在此稍作修改以为序。

① 见本书第 18 页。

展的、不同于西方观念系统的心智科学,东方心学传统与西方哲学、心理学和当代心智科学之间存在一些基本的对话议题,诸如心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的本性、心/脑关系、心理健康、人格的改变与转化、高峰体验、宗教体验和神秘体验、意识水平和人类成长的极限等。其中最充实、最有成效、也最具影响的对话出现在现象学、超个人心理学、神经科学与东方佛教传统(如禅宗、密宗、唯识学、南传佛教等)之间。

当前意识研究的东西方对话涉及哲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不同层面,涉及的议题包括自我、意识结构、静心和开悟状态的神经生理学研究等。下面我们就其中的一些议题以及当前对话的特点作简要的评述。

意识结构

“唯识学的意识理论与现象学的意识理论是世界文化中罕见的两种专门探讨人类意识结构的学说。”^①因此,关于两者意识结构理论就成为现象学与佛教唯识学比较研究的基本构成部分。在现象学中,意向性往往被视为意识的最一般结构,它由两个要素构成,即意向活动一意向对象,但同时胡塞尔也说过:“每一个行为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每一个行为也被意识到。”“每一个确切意义上的‘体验’都内部地被感知到。但这种内感知(inner sense)并不在同一的意义上是‘体验’。”^②意识结构的这个内感知方面不但被现象学所关注,也被心智哲学的分析传统所探讨,譬如罗森塔尔(D. M. Rosenthal)等人提出过不同版本的高阶(higher-order, HO)理论^③来解析意识结构中的自指性或自呈现(self-presence)的结构特点。与之相应的是唯识学“四分理论”,即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见分—相分即是一般的意向性结构,而自证分乃至自证自分则是对意识活动自指性的揭示。这方面的对话为最终印证意识结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静心与意识的神经科学

静心(meditation)(或称为冥想、静虑、禅修、禅定)是东方各传统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最古老、最能被验证和最能被重复的”、使心理活动转向内部对身心进行调节的系统。静心训练不仅可以使人的身心或意识状态发生转变,而且可以较日常的内省方法更精微地报告有关意识的构成、过程和内

① 倪梁康:《唯识学与现象学中的“自身意识”与“自我意识”问题》, 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modules/article/view_article.php/c7/724

② 转引自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89页。

③ Gennaro, Rocco J. (ed.) (2004). *Higher-order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An Antholog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容,因此,静心训练和静心状态成为揭示意识经验的结构和层次,研究心身或心脑作用、心理潜力和改变的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SC)等的有效方法和适宜的对象。静心的这些特点和功能使之成为意识研究东西方对话中被探讨最广泛的领域,其对话成果也最为丰硕。兹具几个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

奥斯汀(J. H. Austin)的《禅与脑》。奥斯汀自1998年以来出版了三本有关禅与脑的著作,在其1998年出版的*Zen and the Brain: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Meditation and Consciousness*一书中,他首次系统且详尽地将禅宗与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全面考察了禅修、禅定状态、人格的转化与脑神经回路和系统之间的关联。贯穿其著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是“禅的训练意味着脑的训练”^①。他认为人脑可被多年的修行塑造、蚀刻和转变,并且只是因为人脑经历了实质的改变,觉醒和开悟意识经验才会出现。

瓦雷拉与神经现象学。为了回应“难问题”造成的困境和更好地研究意识的主观经验,瓦雷拉1996年在*Neurophenomenology: A Methodological Remedy for the Hard Problem*一文^②中提出了意识研究的神经现象学方案。神经现象学的核心工作假设是:人类经验结构的现象学描述与认知过程的科学描述之间能够彼此互惠增益。其所指的“现象学”是指一种研究和分析经验的训练有素的、第一人称的方式;他认为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传统与佛教的静心传统皆是此种方式的典范,并且这些开发第一人称能力的禅师或现象学家在意识的科学研究中将起到积极的和创造性的作用。2001年瓦雷拉去世后,他的工作由其学生鲁兹(A. Lutz)和其合作者继续,主要研究禅修者的脑电特征、神经动力特征、禅定超稳定状态的神经整合机制、静心修行在注意调节和正向情绪中的作用和神经机制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国立”交通大学电子与控制工程系的罗佩祯课题组在静心活动脑电分析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工作。

当代对话的一个重要特点

同科学与宗教对话的一般学者的特点不同,推动当代意识研究东西方对话的一些主要学者不仅有深厚的哲学—科学素养和专业背景,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都信解行证,亲临禅修。例如奥斯汀是世界著名神经心理学专

^① Austin, J. M. (1998). *Zen and Brain: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Meditation and Consciousness*. MIT Press, p. 11.

^② Varela, F. J. (1996). Neurophenomenology: A Methodological Remedy for the Hard Problem.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pp. 330-349.

家,美国密苏里大学健康中心神经学教授,是一位美国神经科学家,他在日本参加过密集的禅宗训练,并且有过深刻的开悟体验。再者像瓦雷拉、认知神经科学家戴维森(R. Davison)、超个人心理学家威尔伯(K. Wilber)和阿玛斯(A. H. Almaas)等都有过长期的禅宗、密宗或南传佛教的禅静心训练。从他们身上体现了科学和佛教共有的实证精神。

李恒威

2009年10月

那些相信实质性的人就像奶牛；

那些相信空性的人更糟。

——沙罗诃尊者(*Saraha*, 约公元 9 世纪)

致 谢

这本书的灵感源于 70 年代后期,当时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Boulder)的那洛巴(Naropa)研究所执教夏季科学计划(Summer Science Program)。那洛巴研究所通过提供各种课程,汇集师资和学生在非正式的氛围中展开讨论,力求为认知科学与佛教传统的静心(meditative)心理学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建一个学术空间。在这项事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中,纽科姆·格兰烈(Newcomb Greenleaf)、罗宾·考曼(Robin Kornman)、杰里·海沃德(Jeremy Hayward)、迈克尔·摩门(Michael Moerman)、约瑟夫·葛根案(Joseph Goguen)和夏洛特·林德(Charlotte Linde)所作的贡献弥足珍贵。1979,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基金会赞助了“认知的比较视角:佛教与认知科学”会议,这或许是第一次有关这种主题的会议。这次讨论会集聚了北美各个大学的学者,以及来自许多学派和传统的佛教学者。但本次讨论会在建立真正的对话上是如此失败,以至于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今后如何不再涉足这种事情。

接下来的几年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独自私下里继续发展认知科学与佛教传统对话的研究,只是偶尔在公众面前提到他的观念。1985年在佛门特州的卡玛·丘林(Karma Choeling)进行的一系列谈话,是一次特别有益的讨论。

本书初次全面成型是从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于1986年夏天在巴黎综合理工加入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研究工作开始的。当时汤普森从Stiftung zur Forderung der Philosophie(德国)获得一项研究补助金。在此期间,本书预备性的初稿已经完成。我们感谢Stiftung和Uri Kuchingsky在这段时期所给予的帮助。

1987年秋季,该书初稿的思想,在另一场由林迪斯法尔内(Lindisfarne)生物学、认知和伦理学计划所组织的、关于认知科学和佛教的会议上进行了报告,这次会议的举办地是纽约的圣约翰大教堂。我们特别感谢威廉·I·汤普森(William I. Thompson)和詹姆士·帕克斯·默顿教长(Very Reverend James Parks Morton)对我们工作的兴趣和支持。

1987年到1989年,瓦雷拉和汤普森受到来自芝加哥的普林斯王子信托基金(Prince Charitable Trusts of Chicago)的生物学、认知和伦理学的林迪斯法尔内计划的研究补助金的支持,继续在巴黎写作。1989年秋季,曾在伯克利有过多年认知心理学和佛教心理学教研经验的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作为第三作者加入了这项工作。1990年到1991年,瓦雷拉、汤普森和罗施有时在一起共同工作,有时在相隔颇远的伯克利、巴黎、多伦多和波士顿分别工作,几易其稿,终于使得本书问世。

这些年里,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多人的鼓励和帮助。威廉·I·汤普森、艾米·科恩(Amy Cohen)和杰里·海沃德几乎在本书的所有方面,不厌其烦地提出他们的建议、鼓励和善意的批评。毛若·苏提(Mauro Cerutti)、让-皮埃尔·德彪(Jean-Pierre Depuy)、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戈登·格洛布斯(Gordon Globus)和苏珊·奥雅玛(Susan Oyama)给了我们特别有益的评论和帮助。其他几个人阅读了详尽深入程度不同的草稿或手稿的某一部,并且提出了有价值的评论,特别是丹·丹尼特(Dan Dennett)、盖尔·弗雷斯沙克尔(Gail Fleischaker)、他玛·占德尔(Tamar Gender)、丹·科尔曼(Dan Coleman)和利萨·劳埃德(Lisa Lloyd)。最后,特别感谢MIT出版社的弗兰克·厄尔班诺维斯基(Frank Urbanowski)所给予本书的信任,感谢马德琳·莎莉(Madeline Sunley)和詹亚·魏因勒卜(Jenya Weinreb)在校审时的细心谨慎。

除了刚才已经提到的人之外,我们每人都想再表达一些个人的致谢:

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就自己所受的启迪,特别感谢已故的创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和乌金仁波切(Tulku Urgyen)。感谢普林斯王子信托基金及其主席威廉·伍德·普林斯(William Wood Prince)先生在实际写作期间(1986—1990)给予的经济资助,以及感谢法国基金提供的认知科学与认识论讲座的席位。瓦雷拉还要非常感谢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和巴黎综合理工的认识论应用研究中心(CREA)全面的制度支持。

埃文·汤普森希望感谢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瑟曼先生在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将佛教和比较哲学

致 谢

介绍给了他。感谢加拿大人文社科研究委员会慷慨提供的博士奖学金,这使得汤普森能够在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毕业论文写作的同时撰写本书,他们还在完成他的这项工作期间提供了博士后奖学金。同样感谢塔夫茨大学认知研究中心的热情好客,本书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xiii

埃莉诺·罗施希望感谢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计划和佛教研究计划。

导 论

本书以一种明确的信念作为开端和结尾：新的心智科学需要拓展其视野，同时把活生生(lived)的人类经验和内在于人类经验的转化的可能性囊括其中。另一方面，一般的日常经验必须拓宽视野，以求从心智科学已取得的清楚明确的洞见和所作的分析中获益。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正是这种在心智科学(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之间循环的可能性。 XV

如果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当前的情况，除了少数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的讨论外，认知科学事实上对在日常的、活生生的情景中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问题几乎全无涉及。另一方面，对日常生活的分析、理解和转化的可能性加以关注的那些人类传统，应该出现在一个对科学有用的语境中。

我们希望把本书中的进程视为由上一代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1]所创立的研究纲要的延续。所谓“延续”，并不意味着我们打算在当代认知科学的语境中对梅洛-庞蒂的思想进行学术考察。确切地说，它意味着梅洛-庞蒂的著述启发和指导了我们的方向。

我们和梅洛-庞蒂一样认为：西方科学文化要求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既视为物理结构也视为活生生的经验的结构——简言之，既作为“外在的”也作为“内在的”，既作为生物学的也作为现象学的。显然，这种具身性(embodiment)的双重性并不是彼此对立的。相反，我们不断地在此两者之间穿梭往复。梅洛-庞蒂认识到，如不详细地研究一番它的基轴，即知识、认知和经验的具身性，那么我们不可能理解这一循环。对梅洛-庞蒂而言，如同对我们一样，具身性有着双重意义：它既包含身体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结构，也包含身体作为认知机制的环境或语境。 XVI

在哲学讨论和当前认知科学的研究中，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具身性事

实上一直是缺失的。我们转向梅洛-庞蒂,那是因为我们宣称:如果不关注具身性的这种双重意义,那么我们就不能研究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循环。这种声称并不主要是哲学上的。相反,我们的要点是:认知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与这种研究相关联的对活生生的人类关注(lived human concerns),需要对具身性的双重意义进行清晰的主题化。本书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第一步。

尽管我们从梅洛-庞蒂那里寻找灵感,然而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情形与梅洛-庞蒂当年已大不相同。这个不同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来自科学,另一个原因来自人类经验。

首先,在梅洛-庞蒂开展其工作的 20 世纪 40、50 年代,潜在的心智科学分散为一些各异的、互不沟通的学科:神经学、心理分析以及行为主义的实验心理学。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称为认知科学的新兴的跨学科母体(matrix)的出现,它不仅有神经科学,还包括了认知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在许多研究中心还有哲学。此外,对当代心智科学有着实质意义的大多数认知技术也是在过去的 40 年里才开始得到发展,其中数字计算机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其次,梅洛-庞蒂是从已为现象学传统所详尽表述的哲学的立场来从事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世界的研究的。在当代情景里,有很多现象学的直接继承者。在法国,海德格尔(Heidegger)和梅洛-庞蒂的传统在诸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2]等哲学家那里得到延续。在北美,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长久以来一直是认知科学视野中的海德格尔的牛虻,最近其他人也加入了那个批判的阵营,诸如特里·维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3]、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4]、戈登·格罗布斯^[5]以及约翰·豪兰德(John Haugeland)^[6],他们把批判引向许多不同的科学领域。在另一个方向上,现象学作为民族方法学近来在对即席创作的研究中被萨德诺(D. Sudnow)^[7]所追随。最后,现象学也将其名赋予了临床心理学^[8]的传统。然而,这些进路仍旧依赖于它们母学科的方法——哲学的逻辑清晰性,历史和社会学的解释分析,以及治疗中的病人医护。

尽管存在这些活动,然而现象学——特别是在北美,那里有一卷关于当前认知科学研究成果的册子正在完成——仍然是一个相对而言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哲学学派。我们相信,现在是该以激进的进路来施行梅洛-庞蒂之见解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提供的是一个开始于梅洛-庞蒂对具身性的双重性的基本直观的首次清晰阐述的新谱系。

心智的科学研究对人类经验带来的挑战是什么？鼓舞本书整个讨论的存在关注(existential concern)根源于认知科学内确凿的证明,即自我或认知主体本质上是片断的、分离的或非统一的。当然,这种认识对西方文化来说并不新鲜。自从尼采以来,许多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开始挑战我们所持的那种观念,即认为自我或主体是知识、认知、经验和行动的中心。然而,科学中这个主题的出现标示着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所给予的权威声音是任何其他人类实践与制度难以比拟的。此外,科学——再次与其他的人类实践和制度不同——把它的理解物化为技术的人工物。在认知科学情形中,这些人工物是更加深奥微妙的思想/行动机器,这些机器有着改变日常生活的潜力,它可能比哲学家的著作、社会理论家的反思或精神病学家的治疗分析更胜一筹。

这个核心且基本的问题,即自我或认知主体的地位,当然可归为纯粹的理论追求。可是,这个问题显然直接接触我们的生活和自我理解。因此毫不奇怪,从事这一问题的那几本富有雄辩魅力的书籍,如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和丹尼特(Dennett)的《心智之眼》、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第二自我》,都大受欢迎。^[9]在更广的学术脉络中,科学与经验的循环已经在“民众心理学”或诸如“对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研究形式中出现。从事科学与经验之间关系研究的一个更加系统的尝试可以在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的新著《意识与计算的心智》^[10]中找到,他试图给有意识的觉知提供一个计算基础来研究科学与经验之间的关系。

xviii

尽管我们与这些不同的著作关注相同主题,但他们的方案和回答很难令我们满意。我们的观点是:当前的研究模式,不管是理论的模式还是经验的模式,都存在局限,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们仍然缺乏补充科学之缺憾的直接的、现成的、务实的研究经验的进路。结果是,从人类经验的自发和更加反思的维度上所取得的成果,仅比草率而蜻蜓点水的处理多不到哪里去,更遑论与科学分析的深度和精微相比了。

我们打算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呢?贯穿人类的历史,许多文化背景已汇集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经验自身能以训练有素的方式加以检视,而且这种检视中的技巧能随时间得到极大改进。我们所谈到的经验,是在一个大多数西方人生疏、但再也不能继续忽视其存在的传统中积累起来的,这个传统就是佛教传统中的静心修行与务实的、哲学的探究。尽管与人类经验的其他实践考察如心理分析相比,佛教传统很少为人所知,但它却与我们的关注尤为相关,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非统一的或去中心的(通常所用的术语是“无我”(egoless 或 selfless))认知者的概念恰是整个佛教传统的基石。继

而,这一概念——尽管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佛教传统的哲学争论之中——对那些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达到了正念(mindfulness)程度的人而言,本质上是直接的经验解释。考虑到这些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清晰陈述西方认知科学与佛教静心心理学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对话,而在科学中的心智与经验中的心智二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我们要特别强调,本书的首要目标是务实的。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心一身关系的宏大的、统一的理论,无论它是科学的还是哲学的。我们也不打算写一部比较学术的论著。我们所关注的是开启一种可能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循环能够得到充分理解,并且在科学的文化中培育人类经验转化的可能性。这一务实的导向对本书中的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这对伙伴是共同的。一方面,科学的进展来自它与现象世界的务实联系;的确,科学的确证源于这种联系的功效。另一方面,静心修行传统的发生是因为它与人类经验的系统的、训练有素的关联。该传统的确证则源于它不断转变我们活生生的经验和自我理解的能力。

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达到的讨论层次是对不同的读者都可能的。因此,我们试图面对的听众,不仅是在一线工作的认知科学家,而且是那些对科学与经验的对话具有一般兴趣的受教育的外行,以及那些对佛教或比较思想有兴趣的读者。其结果是,许多不同的群体(我们希望这些群体是重合的)偶尔也许会希望我们在科学的、哲学的和比较研究的讨论中,多花时间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深入下去。我们已试着发现一些这样的讨论点,但我们会把它们列到注释和附录中,这样才不至于偏离讨论的主线,再一次强调,这一主线是面向广大读者的。

现在我们要向读者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话题,让我们来勾勒一下它是如何分列到五个部分中的:

- 第一部分介绍我们对话中的这对伙伴。我们会简要说明我们所谓的“人类经验”和“认知科学”是什么,并大致勾勒这对伙伴之间的对话如何发展。

- 第二部分介绍心智的计算模型,它带来了认知科学的经典形态(认知主义)。这里我们会看到,认知科学是如何揭示认知主体的非统一性(nonunity),以及对非统一自我的不断认识如何提供了佛教静心修行及其心理学表述的基石的。

- 第三部分所讨论的问题是,通常归因于自我的现象是如何在没有一个真实自我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认知科学中,尤其在联结主义模型中,这包含自组织的概念和认知过程的涌现属性。在佛教心理学内部,它包括经验瞬